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我的经济观·改革观·发展观

My Views on Economy, Re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宋养琰/著

【上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我的经济观·改革观·发展观

My Views on Economy, Re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上卷)

宋养琰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自序

书的“序言”，如果不是为了“借光发热”，还是自己写的为好。我所有著作的“序言”都是自己写的，故均曰“自序”。我以为最能了解自己的还是自己，因而“自序”最能体现书的真实。记得林语堂在他的“自序”中说，自己的书是自己的“供状”，供认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无法也无须请他人代劳。

《我的经济观》原本不是作为一本书而写作的，而是作为《我的经济观·改革观·发展观》一书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后来在写作过程中，感到此书的每一部分已经各自形成自己的较为完整的体系，而且分量太重，字数太多，不便阅读，因而改作三本书来完成。这三本书是：《我的经济观》《我的改革观》《我的发展观》。

环顾近来在学术界类似这样的书较多，我的目的不是想在其中再加一本或几本，不是为了滥竽充数，而是想尽可能地写出我的一些独特的想法和看法，使书富有新意，有利于读者。

我在多年教学、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对许多经济问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把这些看法简称“我的经济观”。“我的经济观”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理论方面的问题，一般来说，比较抽象，难懂；另一类是实践方面的问题，比较具体和现实，易于理解。在这本我称之为《我的经济观》著作中，由于受到字数和篇幅的限制，只能侧重于理论方面进行阐述。对于后者，只好放在后两本著作，即《我的改革观》《我的发展观》中，分别进行论述。

这里我只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本书的一些主要内容：

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理论界和日常经济活动中，人们常问我，什么是社会主义？我对这个问题大都是这样回答的：社会主义可以是一种理论，也可以是一种理想，或是一种制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研究和回答的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存在的经济关系即经济基础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交换、分配、消费等关系或制度。至于社会主义具体内容，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就伟人方面而言，先后就有内容截然不同的各种社会主义表述，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等，都各具特色。邓小平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是关于市场经济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中有许多流派，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观点，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共同的想法。这共同的想法是，都认同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研究市场经济，《资本论》的一、二、三卷，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问题，不过他着重论述的是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即论述市场经济中的种种竞争和失败，如收入分配及其差距扩大、贫富悬殊问题，阶级对立问题，对市场经济否定的多，肯定的少。今天研究市场经济，就不仅仅研究市场经济生产关系，也要研究市场经济的特性和功能。市场经济的特性是：公开、公平和公正。市场经济的功能是：自我启动功能，自我调节功能，自我组织功能，自我实现功能，以及通过这些功能在社会主义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还研究市场经济在竞争中高效率的运作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等。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在改革中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原因即在此。就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自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除了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论述外，还应包括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论述。马克思《资本论》主要讲的是资本主义当时的现实，它以特定的内涵，感人的意境，激昂的文字，流畅的语言，锋利的文笔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运行过程。由此揭示出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进而揭示其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客观规律，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唤起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创建社会主义社会。不容否认，马克思《资本论》是一门科学。但现在看来，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因为时代在发展，出现了许多马克思未曾见到和更难想象的新问题，如由于科技的发展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等。现在有一股思潮，特别在某些大学或科研机构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出现一种新的“凡是派”，似乎凡是马克思说过的任何一句话或一个观点，都认定是对的，不容怀疑或修改，怀疑或修改就是“修正主义”。所以直至今天，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词汇和观点，仍然是100多年前的，没有任何新意。如仍坚持暴力革命，坚持阶级斗争，坚持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有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并在发展中修正、完善和充实自己，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我总感到，那些人用教条方式和本本主义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在真正研究如何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在研究如何反对马克思主义。

四是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问题。历史上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相应产生的。西方经济学也是这样。就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经济学有它积极意义。依我看，如果客观地给西方经济学下一个简短定义，这个定义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社会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科学。在社会资源相对或绝对短缺的情况下，只有实行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发展生产力，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发展。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科学成分，所以有些西方经济学家，称经济学为社会科学的“皇后”，而政治学和法学等只不过是经济学的“侍女”。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回想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时，曾对当时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进行大量研究，并从中吸取了大量优秀成果，连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古典经济学是

自己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之一。难道我们今天就不能像马克思一样学点西方经济学吗？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马克思时代，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许多从未见到和未想到的东西，诸如：发轫于20世纪中叶的新科技大革命和科技大发展及其广泛应用；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和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的胜利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存在商品、货币、资本、市场和市场经济等。正因如此，马恩著作中的有些观点不能说在今天还是有效的。正如上述，任何理论，都不能认为绝对和永远正确，无须在实践中修正和发展。这些现实，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视而不见。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恩格斯为其身后的人类社会提供一切现成的答案。恩格斯说过，“马克思和我从未对未来社会具体的发展过程作过任何无根据的预测和判断”。

上述这些成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但不能以偏概全，这本书的其他一些内容，就只好有待读者去品味了。

关于这本书的序言就写到这里。

目 录

· 上 卷 ·

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第一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由来和发展	3
第二章 生产关系的“三分法”和“四分法”	7
第三章 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和层次性	15
第四章 生产关系的共性和特性	20
第五章 所有制关系的双螺旋形结构	28
第六章 马克思的《资本论》	34
第七章 端正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	41
第八章 中国经济学的困境和出路	52
第九章 经济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62

第二编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实践中的发展	75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五种模式	82
第三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三种类型	89

第三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革命的理论也是建设的理论	95
第二章 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	102
第三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	123
第四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138
第五章 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和线路	141
第六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	164

第四编 妥善运用马克思主义看待并处理我国 建设中的几个现实问题

第一章 如何看待 20 万亿（人民币）GDP	175
第二章 如何看待 1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183
第三章 如何看待 17 万亿（人民币）居民储蓄	190
第四章 中国是“世界工厂”吗	197

第五编 “四高”：欧洲财政和欧元危机的根源

第一章 欧行归来的思考	211
-------------------	-----

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与西方经济学

第一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 由来和发展*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往往被人误解为既讲政治，又讲经济的科学，这是不对的。

政治经济学一词是由经济学一词演变而来的。经济学最早源于希腊文“oikovouia”，意思是家庭经济管理。后来拉丁文的“oeconomia”，就是自上述希腊文演变而来的。现代西方语言中的经济学一词，如英语中的“economy”，法语中的“economie”，都源于拉丁文“oeconomia”，因而，归根到底来自希腊文“oikovouia”。世界上最早使用经济学一词的是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人色诺芬，他所著 *oikovouikos* 一书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经济学》。最早也曾有人译成《家政学》。内容主要是分析和记载奴隶主如何管理自己家庭内部的财产和奴隶的事。到17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自然经济开始全面向商品经济过渡，经济问题逐步超越家庭范围。于是，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发表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首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他之所以在“经济学”上加“政治”一词，无非是想以此说明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越了家庭管理范围，扩大到对整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管理。可见，这里的“政治”同现在我们通常讲的“政治”含义是不同的。

1755年，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派代表人物卢梭写了一篇名为《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使“政治经济学”这个俗语又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

* 本章原文发表于2000年人民网。

不过他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是作为理性学说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与过去的含义又有所不同。此后，“政治经济学”一词在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英、法等国，广泛地流行开来。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相继著书立说宣传了它。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出版，震动一时，其中大力宣传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指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如出一辙，都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永恒不变的“自然秩序”，把重点放在如何增进社会财富生产和财富如何分配以及如何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上。与此相关，他们所阐明的只是物与物的关系，而看不到物与物关系背后所掩盖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说，他们所看到的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他们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不如说是历史时代所赋予他们的任务和使命。

对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为此，马克思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批判和继承是并行不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当时，也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称为“理论经济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使用过“理论经济学”这个名词。现在也还有人主张使用“理论经济学”这个名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对原先政治经济学在含义上的简单复述，而是增添了许多新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包含原来的经济管理之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经济管理的客观依据——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把生产关系确定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所完成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的。当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峰，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已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不能相容。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这就使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只能如实地去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论证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以及必然

走向灭亡的客观规律性，以此来武装无产阶级。厚厚的三本《资本论》，其宗旨也就在这里。

对此，恩格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都先后做了详尽的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不论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如何发展变化，但都不能忘本，不能忘掉它原先就具有的管理经济职能的含义。忘掉这一点，不仅是理论上的缺陷，而且对实践也有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样演变而来的。

到19世纪末，在欧洲，有人提出用“经济学”一词来代替“政治经济学”。理由是：“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个复合名词，使用不便，而“economy”既有经济又有经济学之意。从而主张在“economy”词尾加上“ics”，既可省去“政治”二字，又可表示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意思来，并可与“physics”（物理学）、“mathematics”（数学）取得相类似的字尾，使人一看便知是一门科学。这个意见被采纳了，此后，“economics”在西方流行起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就通用了。

历史在前进，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把研究的对象仍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为研究资本主义所确立的生产关系上，而是要按照时代所提出的要求来确定自己的对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仅要促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完善和发展，而且建立起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对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即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重要的地位。当然，我们研究的不是生产力的自然属性，而是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即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和配置，研究生产力的社会作用。

应当明确，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科学的人确定的。任何人在确定任何一门科学研究对象时，一方面要取决于主观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根据客观实际。不管是主观需要还是客观实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

展变化的，因而，“对象”也要发展变化。想用一个僵化了的定义（不管这个定义在当时看来如何圆满）来回答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

目前，经济学界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上进行过旷日持久的论争，争论双方均未能摆脱形而上学的困扰。因为他们都想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所下的定义不仅是完美无缺的，而且是永恒的。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对象”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讲求实效，讲求它能否如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发展过程，讲求它对实际是否有用，讲求它能否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对于当代经济科学的研究，如果不是用静止的观点，而是用发展的观点；不局限于国内，而放眼世界，不难看出，经济科学在近代特别是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早已冲破了原先那种具有传统格调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框，越来越向纵深发展。就目前的状况而论，经济科学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门类繁多、用途广泛的庞大的“科学群”。面对这个“科学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即质的对应性和量的比例性，或者我们通常讲的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按照它们之间原本存在的“远亲”和“近邻”关系，进行必要的排列和组合，从中尽可能地理出一个合乎规律的层次来，以利于我们今后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中参考。

第二章 生产关系的“三分法” 和“四分法”^{*}

经济问题首先表现为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关系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而成为我们研究一切经济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因此，为了使我们对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有一个不容偏离的轨迹，必须首先把生产关系这一重要范畴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理论结合实际，在较深层次上进行有益的和细致的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在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们旗帜鲜明地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确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完成的伟大革命。

对于生产关系的研究，首先必须弄懂弄通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发 展时先后从诸多方面所赋予生产关系的完整内涵。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由于我们对生产关系的一些错误的理解和认识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今天，为了正本清源，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理论进行再认识。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生产关系这一重要范畴的内容和形式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对生产关系的论述仅停留在原有水

^{*} 本章原文发表于1986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平上，而必须理论结合实际，特别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实际，对生产关系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给予生产关系以新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

对于生产关系的研究，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采用一些新的方法。历史上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是与科学方法上有着重大的突破分不开的。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伽利略所以能够发现落体运动定律和惯性定律，是他系统地运用了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结果；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形成，是与他的理论试验的方法密切相关的。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恩格斯所以能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首先在于他们从思想方法上完成了由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所以，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也可以采取一些新方法。这种新的方法是多方面的，是立体的、多元的、系统的，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在下面几章里，分别加以分析和研究。这一章只讲生产关系的“三分法”和“四分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用较大篇幅阐述了生产关系问题。马克思在1857年所写的这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本来作为要写一本巨著《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后来成了写作《资本论》的依据。马克思的这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对生产关系也做了科学的分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所谓生产关系，就是物质资料生产中人们所结成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方面的关系。与此同时，马克思分别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自的内容，从动态和静态结合的角度，做了详尽的分析，并进而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于是，马克思最后说，“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上述原理，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都是作为

唯一正确的观点进行宣传的。到了 50 年代，斯大林在他晚年所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不完全一样。在斯大林看来，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其中包括：（甲）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丙）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关系的论述叫“四分法”的话，那么，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论述则可叫“三分法”。

在人所共知的“三分法”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理解，起码有以下几个主要点：一是突出了所有制。他把所有制放在生产关系几个方面的首位，并强调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其他方面的决定作用，但没有说明其他方面，如分配、交换对所有制的反作用。二是真正的产品或商品交换关系不存在了。他在这里所谈的交换，不是产品和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互换劳动，实质是生产活动。三是消费关系从中消失了。在整个定义中未提及“消费”二字，甚至连这点意思也没有。

由此不难看出，斯大林所谈的所有制，不是把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的生产以及产品的分配、交换、消费统一起来看待的，而是把所有制看作能够独立存在仅属于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

斯大林的这种看法与马克思的看法是有本质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所有制关系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必须通过社会生产及其产品的分配、交换、消费来体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说，如果给资产阶级所有制下个定义，那么，“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80 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几乎是把所有制关系看作生产关系的同义语。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关系，就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方面关系的总和。

当然，任何经济关系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法权形式表现出来，并要求这种法权为它服务。因此，所有制关系也有一定的法权形态表现，这种法权的法律用语叫作所有权。所以，相对法权形态来讲的所有制，是所